

王
董
正
序
黃
永
武
新
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敦煌古籍叢書新編 集部二

黃王重民
黃永武 原編

敦煌古籍敍錄新編

第十六冊
集部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敦煌古籍叢錄新編

第十六冊集部目次



李陵蘇武書	一
伯二四九八號	三
伯二八四七號	十一
伯三六九二號	十九
文選（李善注本一）	二八
伯二五二八號	三三
伯二五二七號（見後）	七六
伯二五四二號	一
伯二五二五號（見後）	八五
又伯二五二五號	一〇一
文選（梁蕭統原本）	一一〇
伯二五五四號	一一四
伯二四九三號	一二一
伯二六四五號	一三六
伯二六五八號	一四一
附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影印本	一四四
又伯二七〇七號	一五〇
又伯二五四三號	一五一
又伯三七七八號	一五七
又伯三三四五號	一六二
又斯三六六三號	一六九

文選音	一七六	附摹寫本	三〇二
伯二八三三號	一七七	伯二八三八號	三〇六
玉臺新詠	一八八	附摹寫本	三一三
伯二五〇三號（卽鳴沙石室古籍叢 殘影印本）	一八九	附伯三二五一號 雲謠集	三一五
珠英學士集	一九五	附摹寫本	三一七
伯三七七一號	一九七	又附木刻排印校錄本三種	三一八
斯二七一七號	二〇七	望江南菩薩蠻詞	三三三
唐人選唐詩	二一八	羅振玉藏本（闕）	
伯二五六七號	二二〇	韓朋賦	三三五
附摹寫本	二四〇	伯二六五三號	三三八
又伯二五五二號	二六〇	伯三七八三號	三五三
附伯二九七三號 唐人詠月詩	二八三	斯二九二二號	三六〇
雲謠集雜曲子	二八七	斯三二二七號	三六七
斯一四四一號	二九二	附斯三九〇四號	三七一
附斯四九〇一號	三七三		

附木刻本	三七五
附校錄本	三八二

李陵蘇武書

伯二四九八 二八四七 三六九二

李陵與蘇武書一篇，蘇武答書一篇，同寫一卷上。巴黎所藏，共有三本：一、天成三年戊子歲（九二八）正月七日學郎李幸思寫本，編號在二四九八。二、丁亥年（九二七）二月三日蓮臺寺比丘僧靜惠寫本，編號在二八四七。三、壬午年（九二二）二月二十五日金光明寺學郎索富通寫本，編號在三六九二。三本互相校補，文字得無殘缺。按藝文類聚卷三十，載李陵與蘇武書一首，蘇武報李陵書一首，又李陵重報蘇武書一首。梁昭明太子纂文選，獨取重報蘇武書。今以文選校類聚，知多所刪節，類書體例，固如是也。前兩書雖無別本可校，蓋其刪節尤多。文選潘岳西征賦注，曹植責躬詩注，班固燕然山銘注，張華答何邵詩注，繁欽與魏文帝牋注，孫楚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及史記匈奴列傳索隱，並引李陵書或李陵與蘇武書，當並是類聚所刪與蘇武書佚文。又文選海賦注，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及文選韋昭博奕論注，並引與李陵書，則又當並是類聚所刪報李陵書佚文。然則六朝初唐以來，此三書者，固並流行於世。李善廣世南歐陽詢司馬貞所見，均是完本。後世散失之餘，祇以重報蘇武一書，編入文選，全篇得獲保全，至今傳誦不絕。然自劉子玄以來，已疑其僞，後人疑信參半。以余觀之，殆西晉之季，五胡亂華，偏安江左，有志之士，力圖恢復，而又不見助於江南天子，孤忠泣血，因慕李陵之武功，蘇武之勁節，殆以寄其慨者所作耶？清儒多謂作於齊梁之世；若果出於齊梁人手，傳誦未久，昭明必能辨之。

此二篇又與前三書異趣。陵書勸蘇武降匈奴，武復書責其七大罪，謂以松柏爲心，雖桑田變海，終不改也。此三抄本均寫於五代，則作者當爲晚唐人。蓋當時之時勢，與西晉之背影又不同。姻

鶻既微，吐蕃已弱，西州版籍，重入唐家。回憶往事，子弟戍於邊塞，親族陷入蕃中，飽嘗戰爭之苦，沃受戎狄之威，蘇武與李陵故事，因隨時代而又有演變。際此恢復之後，雖傳陷蕃者之勁節，爭鄙降夷者之汗行，作者託之蘇李以摛文，殆有無限感慨蘊於其中耶？唯文字不甚通達，殆出於沙州學人之手。沙州陷蕃幾及百年，文事盡廢，恢復以後，求其能作通順文字者已難得，此兩文在西州，已屬上乘，宜其傳誦之廣如此也。

六朝人所傳蘇武李陵三書，嚴可均全漢文卷二十八，郝懿行讀書堂筆記卷上，並有輯本。郝氏引李默然晉，何義門所見李陵僞書有五本，余驟不知此語出於何書。然則類聚所引以外，殆尚有其他僞本耶？抑敦煌石室未開以前，此三書者，曾有傳本在人間耶？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陳祚龍先生作“關於劉漢蘇武的行事之某些藝文”一文，載於民主潮第二十六卷第一期。（民國六十五年一月）民國六十八年收入商務印行敦煌文物隨筆中。

李陵與韓武書

陵家世隴西名傳甲族父祖相繼為王者師入則守家
清出則海內咸佑死節以勤是以終生者並忠謀湏鄙愚幸賴
餘叙然石獸納矣未比於先君鐵衣靜臺廟宇冒先帝
好文儂文可冀先帝好武僕武可施當口以金殿面對王
堦帝旣得人許陵為將領五千之步卒南截金河拓單于
之方北清玉塞為陵意者擬傾巨海游礪以太山豎卯誰
為志不可克天棄人不虞陵者在天敗陵者在天喪焉

知復何言陵自料飛怯越畏物者哉初皆山之下与賊相
逼胡時既雄陵重夜步戰勢幸廣陵惶若亡子藉且引罷
番聲鼓飛騎踏日鳴笳涕天胡死如歸勸力輔主陵將臂
石公之略盡終據之計其精然胡兵積屍如燕脂山血流
汨真水此百里為陵自矜生不辱死不辱大臣子之言
然也况陵初一命五將同入陵猶居先況步卒行被丈
糧賜穿一尺馬與將均冷又輒遠漢境保人耆老胡
急遣令新年還想者罕而秋擾者如雲陵之古
無後故兵乏矢不賊臣聞月敗陵軍伍事既不正
言惟憲此心天日不直是人生百年亦嘗遭不幸者
欲省疾誰人能知其子之誅為一母之王

欽定四庫全書
歐陽文忠公集

高憲公降重夫見機而作是周易之
言小人即固執君子更直是以子胥卒於吳
檮子推死於絳上夷齊卒於首陽山四子者生為逃名之人
作非命之鬼徒執而不至三隔萬父母之靈膚體石方代冥
此輩之人並是頑人矣足不外假遺棄忘於主也臣聞畫孝於
親已折矣妻室改嫁極口詛罵雖有其志亦無所歸莫
甚重切臣只合盡足不存身青囊之工只合奉手足不盡志不
之前只合封足下母君郡君只合立足下子為輔弼朕才

任堂子直不遺者則是高貴之清譽承領在顧足下與其
意塞外為王不殆於涼寒之日胡風晝闇胡雲暮合想
子寒凜情何可堪能跣草于百年受賤逐階級。所願敬
跡體謹遣自書筆言不盡右効王李陵頓首燕子庄子

窮囚燕子卿謹獻書於右効王

附下

武聞見利而動小人也守道而安君子也夫欲求大道無謀小
利欲救滄海必藉巨舟此即僕之拙見也僕且生逢明時長遇
聖代特蒙往使邊方於是渡金津仗玉節生有榮操死當
無辱常懷報德無以然身使至奉書潔辱高問承更下

婚單于女受單于官叔賜將擢出懷頭首何幸如斯僕
見足下心事以往日殊乖罪有不周過有餘矣足罪有七條
且是下父祖名將門傳軒冕紙合頑料未萌慎終如始何
得空領步卒不滿五千深入虜庭動經萬里不自測度欺
敵亡艦致使戰敗沙場歸平大漠閨中兵甲不是易
求蒼生何辜枉被烹寧子不堪為將其罪一也足下
食君之祿湏違君命虛稱漢將枉費國家徒傾万石
之糧枉陷五千之卒示之不信其罪二也足下弃本逐
末背親向疎無懷漢主之恩有貴友戎之賞足不官榮
自謹而得高不省已過毀我國家養虎自傷子正當此

為臣說君子之不忠其罪三也

足下所領五十之卒

背掌者三五十人訓令無方告示失所義從不起恩心
上臨糧賜不均處御不則致使管敢背叛仲由託草
於季氏為將不能勵其兵其罪四也

足下老母被

誅少妻參戎猶烹蕃中無用之賞遠違天聽帝

出致責然始滅足下代族以令天下軍將也此別因

子害母子之不孝其罪五也

足下督軍子女受軍

官重酒色貪金帛之常事聞或唯習弓弋自遷搜入

唐高僧化人於溝壑其罪六也 僕憶昔初入蕃
中辟公庫尉錢送已畢合朝盡圖唯是下一人遠送郊
外堅連渭上躊躇即行閒景西沉金波東上便宿郊野
言情百年是時領翰墨題送別之詩動清文操出塞
之彌庭砍楓壁君言再三僕葉莫蹉跎于輕命重
禮樣得子一說貴如千金銘荷於心已至今日八九年
幸六七度命死者只是賀子一言奈何今日却致說辭
令僕覽毛血之人稱臣虜地足下之言都無終始逐物
意矜絕是小人無堪大用子之不忠其罪七也 僕且松

伯二四九八號 李陵蘇武書

一〇

枯為心桑田變海萬物虧盈儻終不改見書云武帝
甫武已驛天見書云老母沒武以叩地孤臣罪逆不自滅
亡氣子痛深上天慈母引領南望龍龜北驚胡風
飈興附哭歸漢謹遣白書筆言不盡蘋武頓首

少卿座前

天歲三年戊子歲正月七日學郎李陵書

幸應此是老生覘 但師曾葉序無知
之益禱神告子曰諒方幸不降還

李陵與韓武書

淮海之廣矣。清平故國，遺編絕卷，至高仰之。人言當割
清，欲則故內我於祀。如此往生者，必保無虞也。幸被
詒叙，然猶石裏納矢，未敢於先君織衣靜處，發蓄而
進。苟以信之，懷定可復。先君好古，惟此可於高丘奉全
嚴。而劉子陵、辛曉得人評價，互有之。先年南歸，全河
寧。予之方或清玉塞，為微急者，擬擬巨海濱。舉全山
勢，即誰_謂至不可支。天祐人淳，既陵在天，敗後者在天

天東矣矣知復何言陵日射非怪歛畏物者欲初終
之下而敗相危胡騎蹕蹕橫揮輒出險勢無度障程志
上直引善語聲響不絕若盡此日西望希主視耽如歸獻
去朝主陵酒盡石酒至醉醉之計風飄然飄然
承如歌父山無流如詔真少微一月之効陵自矜上不辱其使
不辱人臣子之心又何能已況陵初達和令五將聞入墮懼有
患焉秀卒得病又寒糧鶴零牛羊馬之精軍噲士渴
溼境以入虜庭。明軍既輸望人新年逆詛者而面取
者如雲陵之勞隣之安後收恩之大節誠足以掩時背政確